

昔日“雁南飞”，今朝“凤还巢”

河南着力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刘雅鸣、王林园、牛少杰

与以往春节过后即离开家乡，融入南下北上的人潮相比，近年来，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外出务工正呈现出加速回流态势，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下来，其中一批事业有成的“能人”更是带着“创业还是家乡好”的心愿举家回迁。

返乡创业正在成为一种热潮，在中原大地涌动。

“无中生有”，传统农区崛起座座产业新城

【2017年，河南新增返乡创业近25万人，带动就业250余万人。昔日的传统农区里，各具特色的产业新区拔地而起，中国“某某之乡”的名号在此汇聚】

确山，一个地处河南省驻马店南部的偏僻小县，既是革命老区，也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个以“土”闻名的穷县，近年来，却崛起了一座提琴产业新城。一项数据显示，确山提琴占据全国提琴总产量的40%左右，在中高档提琴上更是占据了80%以上的份额。

洋乐器落户内陆县，得益于一群“北漂”确山老乡，正是他们给家乡带来了新的风景。

1984年春天，确山县竹沟镇的王金堂揣上一袋多麦子换来的车票和亲戚帮衬的粮票，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绿皮车”，成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北漂”。王金堂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老乡介绍他进了工艺提琴厂。后来几经辗转，又进了一位老师傅开的高级提琴作坊，开始学习制作真正的提琴。一边干，一边学，一晃从家乡出来已经5年，手艺日渐成熟的王金堂也开了个小作坊。

老乡带老乡，越来越多的确山人来到北京从事提琴制作。2005年，外贸订单多起来了，意大利、德国、美国、日本、以色列、韩国等纷纷前来订购。王金堂和老乡们的生意蒸蒸日上。

前几年，老家传来消息，河南将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提供帮扶，确山县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打造600亩的提琴产业园，标准化厂房、车间、配套用房可免费使用3年，手续办理相关部门也将开启绿色通道，对口进行支持。

王金堂和在北京等地创业的老乡们感受到了家乡的诚意，他们陆续将提琴企业生产线从外地搬回到确山。2017年，王金堂在确山的外地企业生产销售小提琴5000支，大提琴1000把，年产值1700多万，带动26人就业，不少员工月工资能拿到8000元。

截至目前，提琴产业园已入驻提琴生产企业3家，配套提琴箱包厂1家，年产提琴3万把，产品远销欧美和东南亚，年产值8000多万元。此外，竹沟镇还有小规模提琴和配件生产企业43家，2017年产值达4000万元，直接带动全县1000多人就业。

不独确山。如今的中原大地上，昔日的传统农区里，各具特色的产业新区拔地而起，其中的不少产品动辄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有的主打国际市场，中国“某某之乡”的名号汇聚于此。老子故里鹿邑县的化妆刷产业园，一把化妆刷占全国七成市场份额；河南西北角的台前县，羽绒产品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羽”满全球，这里的相框产业则占全国50%以上市场份额。汝州市的机绣、淮阳县的服帽、柘城县的金刚石、清丰县的家居、平舆县的防水产业等等，大多是从无到有，逐步聚集形成产业集群，成为当地支柱产业。现在，座座产业新城正在河南乡间逐渐崛起。

这些产业新城的背后，是一批批带着技术、带着市场、带着经验，更带着乡愁和情怀回乡的创业大军。

一人创业，致富一方。2017年，河南新增返乡创业近25万人，带动就业250余万人，农民工返乡创业已成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的重要渠道。返乡创业带动人才和技术涌向农村，政府资金和社会资本下乡、农村土地得以盘活，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



▲一名工人正在河南省确山县提琴产业文化园中的一个车间里为小提琴刷漆(1月30日摄)。

本报记者李嘉南摄

向农村流动。这批挣了票子、换了脑子、摸了路子的能人，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上一辈走出家门，创二代迈出国门

【“创二代”迈出国门，让父辈打下的产业基础参与更大市场与更优品牌的竞争，才会焕发更加磅礴的生机】

“我做的帽子一顶卖不到10块钱，儿子现在做的帽子能卖到3000块。”说这话的是年过六旬的老农牛继全，过去一直从事草帽生产，时值春节，他的儿子牛东杰正在美国洽谈贸易。一顶帽子两代人，父亲走出家门，儿子迈出国门，在创业精神的传承中，更多的返乡人将事业和视野放到了全球。

两父子是河南鹿邑县人，牛继全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农村人夏日干活儿都要戴草帽，上世纪90年代初，牛继全和爱人就开始在农村收草辫，编草帽、卖草帽。

从小生意小作坊开始，牛继全夫妇俩收草辫、编草帽，然后再出去推销，年少的牛东杰上学之余就跟着父母做生意，当时一家人做好的草帽要到江西、湖北等地去销售，因为草帽式样单一，难以进入高端商场，他们就去批发市场推销，再对接乡镇超市，最后卖到农民手上。但是卖给批发市场，利润却非常低，一顶帽子通常只赚几毛钱。尽管辛苦，但牛继全总算走出家门，完成家庭财富的最初积累。

2006年，长大成人的牛东杰开始去往浙江打工。也许是家传，牛东杰从小喜欢帽子，来到东部帽业公司打工，各式各样的帽子更是令他欣喜不已。打工不到两年，牛东杰心想：“我自己能不能也做帽子生意？可如果一直在老家做草帽，利润太低，能不能在东部自己创业，干点大的？”牛东杰于是选择去浙江义乌做时尚帽业。经过一番考察，2009年，牛东杰和爱人在义乌租了一间地下室，正式开始创业。

市场大了，理念变了。牛东杰又走出国门，到美国、韩国以及欧洲国家专门看帽子，然后再将帽子卖出国门。牛东杰展示他的手机，里边保存了上千张国内外知名品牌的帽子图片。他说，必须向高端品牌学习，提升产品附加值，并找准销路，才能把企业做大做强。

2015年8月，在浙江义乌从事时尚帽业

6年多的牛东杰，决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老家鹿邑，返乡创业。“水、草、皮、毛，是鹿邑特有的资源优势。”牛东杰说，独特资源优势带来的是丰富的原材料和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正好吻合帽子生产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加上鹿邑正大力实施“凤还巢”工程，对返乡创业者予以土地、资金等多方面支持，牛东杰创业如虎添翼。

现在，牛东杰的公司年产值达6000余万元，3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牛东杰回来了，当年跟着自己在浙江创业的老乡也回来就业了。从编织草帽到时尚帽业，从“先生产后推销”到“先订单后生产”，从10元到3000元……牛东杰在父亲走出家门的基础上迈出了国门。

“创二代”迈出国门，让父辈打下的产业基础参与更大市场与更优品牌的竞争，才会焕发更加磅礴的生机。鹿邑县的化妆刷产业集聚区内，就有父辈企业家返乡负责生产加工，子女却因海外留学背景在深圳负责研发和对接外贸订单，这样的父子搭档在河南并不少见。

王金堂的儿子王玉民正就读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专业，他说：“高档的提琴不是简单地按照既定的参数标准生产的，对工匠的音乐素养要求也很高，只有精通音乐才可能做出精品。”王玉民的4个叔叔伯伯也都从事提琴生产制作，作为实实在在的“琴二代”，王玉民希望未来能够去提琴发源地意大利留学，在继承父亲手艺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领悟提琴制作的精髓，让确山提琴拥有独立品牌享誉世界。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凤还巢”

【河南提出“把老乡当老外，把民资当外资”，设立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100亿元，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累计超过100万人，累计带动就业近600万人】

上个世纪90年代，河南鹿邑县张店乡的梁庆之带领十几位老乡赴深圳创业，依靠鹿邑人擅长的尾毛加工产业，借助改革春风，不少“南飞雁”当上了老板，梁庆之还成为深圳化妆刷行业颇有影响的人物。2015年，梁庆之根据市场决定回乡投资设厂，在他的带动下，20多位在深圳创业的老乡也回来了。截至目前，百余家化妆刷及配套企业落户鹿邑。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群体性归来使鹿邑成为化妆刷产业新城。”鹿邑县委书记梁建松说，“雁阵效应日益凸显，大量社会资本、人才、技术涌入县城、农村，使鹿邑形成化妆刷生产所需的尾毛、口管、铝皮、木柄、拉丝、箱包等配套完整的产业链，吸纳了大量就业，深入惠及百姓民生。”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于2月初发布，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

返乡创业者就是一批可贵的“人才”。为迎接更多“雁归来”，河南提出“把老乡当老外，把民资当外资”，做到招来的企业享受什么政策，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享受什么政策。省里设立了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100亿元，首期规模50亿元，省财政出资5亿元已到位，募集社会资本45亿元，现已完成基金注册登记。部分市县(区)也设立了返乡创业投资基金，如新蔡县、长垣县分别设立1亿元、5000万元投资基金。

记者了解到，河南不少市、县顺应返乡创业趋势，创新招商方式，通过走出去召开同乡会、联谊会、登门拜访等形式主动邀请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有的地方以乡情为纽带，主动亲近关心，以亲情、乡情唤起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情；有的地方提供周到服务，通过建设专业性产业园区，帮助解决厂房、住房、就医、就业等问题，降低成本，解除创业者的后顾之忧。比如，汝州市就组织招商团，多次赴浙江进行联络走访，以真诚和亲情引回了160多家企业，先后吸引了1.2万名汝州籍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发展，提供各类就业岗位4.5万个。

伴着激励政策，昔日“雁南飞”，今朝“凤还巢”。据了解，河南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超过100万人，累计带动就业近600万人，农民工返乡创办企业50.5万个。

河南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说，今年，河南将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快推进“三十五证合一”，降低准入门槛，优化制度环境，为创业者提供最大便利；同时，加快建立健全农民工返乡创业综合服务中心，为返乡创业者开辟“绿色通道”，提供注册登记、证照办理、政策咨询、创业指导等“一站式”服务。2018年，河南力争开展创业培训和创业辅导15万人，扶持返乡创业20万人，带动就业200万人。

河北省新河县城西南约15公里处，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子——南王家庄。南王家庄虽然是一个边远的贫困村，但民风淳朴、邻里和睦，在村内街道和田间地头洋溢着广大农民群众对乡村振兴的殷切期盼。

二十多年无上访：乡风文明的鲜明体现

“俺村里外出打工的不少，留在家里大多是老人和小孩，没有劳动力，浇地有困难，村里就安排了专人负责分片浇地，不管家里有没有人，一个电话，准能按时浇上。”南王家庄村支委王宝丰介绍，党员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带好一个头，影响一群人，这是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的基础。

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讲排场、相互攀比、大操大办在南王家庄没有“市场”。村红白喜事会长王振起主导，全村红事烟酒统一档次标准，白事一律不摆酒席，红白事上的担子轻了，村民们享受着自己给自己“松绑”的喜悦。村民张彩华一脸笑容地说，“前一阵子我儿子结婚，摆酒席满打满算才花了六千多，省下的钱给儿子添了一辆摩托车。”

党员干部带头、约定村规民约、丰富文化生活……不经意间，这个边远小村营造出了和谐文明的良好氛围，家庭无纠纷，邻里不红脸。已在河北新河县寻寨镇政府工作六年有余的人大主席张洪勋说：“我分包这个村有些年头了，还没出现过上访问题，连去镇政府上访的都没有。”“我们村二十多年没有出现过上访的了！”南王家庄村干部王国卫补充道。

空心化问题突出：乡村治理的最大挑战

农村“空心化”问题是南王家庄村乡村治理的最大挑战。在对村里23户村民的走访调查中发现，有7户长年不在村，搬到县城或邢台、石家庄等周边城市居住，房屋闲置，耕地交由他人租种；有8户为60岁以上老年人，子女已搬走或长期在外，劳动能力不足，耕地利用率低；有8户为40—60岁中年人，平时在县城或就近打零工，农忙时在家务农，子女在外打工或上学；没有40岁以下的青壮年长住户。

究其原因，王国卫一语道破，“在村里就是种地，没什么别的收入，一亩地一年才挣几百块。年轻的都出去打工了，有稳定工作的就搬走了，村里大部分是留守老人。不是开玩笑，村里要是来个偷东西的都没人能追的上。”他还介绍，由于宅基地费用极低，有的不在村里住，还占着宅基地，空房、空宅基地闲置还影响了村容村貌。

发展富民产业：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

南王家庄是典型的平原村农业村，土地肥沃，浇水方便，村民长期以传统种植业为主，温饱问题很容易解决，按常理不应发展成为贫困村。对此，寻寨镇党委书记王忠才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年惠农政策越来越多，村民手里能留住些钱，开始安于现状，少了些绝地求生干劲，导致长期以来没有发展自己的富民产业。村民单一依靠传统种植，抵御风险能力很低，一旦遇到变故，或因病、或因学、或因灾，极易致贫。

在新河县，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而言，一靠教育、医疗、民政等扶贫政策，二有入股分红等产业扶贫措施，三来可以务工挣“闲钱”。新河县振堂中学驻村工作队成员张宪耀说，“村民如果能在家门口挣三千的，一般不到北京挣六千”。由于南王家庄和附近的村庄都没有富民产业，大家只能外出务工，这是“空心化”问题的根源所在。

王忠才介绍，为解决“空心化”问题，寻寨镇2017年协调了颐膳美食品、浩解桥等企业到各村开展招聘、培训等活动，实现青年就近就业，留住了一些人才。其中，南王家庄13家贫困户与新河金嘉鑫业签订了分红协议，每人每年领取300元收益。

寻寨镇的探索表明，“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源头根本、基础前提和中心任务。只有产业兴旺，才能留住农村人才青年，集聚乡村振兴必需的人、钱等发展要素，改变各种要素单向由农村流向城市的“虹吸效应”，才能谈得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汪鹏）

“爸爸，用压岁钱换你陪我一天”

乡村振兴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农民返乡创业就业，离愁别绪将不再漫长

新华社成都3月1日电(记者周相吉、吴晓颖)春节临近尾声，有人陆续收拾行囊，告别老人孩子，踏上外出务工的征途。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也有越来越多的返乡农民选择在家乡创业、当地就业。农村的离愁别绪，正在发生着演变。

“爸爸，用压岁钱换你陪我一天”

“爸爸你在城里打工，一天赚多少钱？”“大概200多块吧。”“这是我所有的压岁钱，一共213块5毛钱，全部给你。爸爸，你再陪我一天好不好？”父亲瞬间泪如雨下。这则近期网络流传的父女分别故事，引起网民共鸣。网友们表示：“这是人世间最温情的工资”，孩子不要红包、新衣服和玩具，用所有的积蓄“雇”父亲多陪自己一天。”

故事并非空穴来风，类似的情节就发生在身边。四川省安岳县返乡农民工杨四军，永远忘不了几年前外出务工时与儿子分别的场景：4岁的儿子眼泪汪汪地望着父亲，不肯说一句话。杨四军咬咬牙，背着行李，行至村口，望着伸向远方的小路，他叹了口气，掉头回到家中，又陪了孩子几天才出发。

春节是万家团聚的日子，但对于外出务工者来说，短暂的团聚后就是离别。近期，一组组农民工返城的照片刷爆了微博、微信朋友圈：村道边、站台上、火车旁，孩子的泪水、爸妈的叮咛、亲人的拥抱……一幕幕的离别情景，充满了伤感与不舍。车站里，小女孩紧搂着妈妈大哭，说不要新衣服，只要妈妈留下；低矮的瓦房内，儿子媳妇在家住了几天又走，爷孙重回留守生活，老人抹泪，孩子无言。

在中国农村，团聚与分别，幸福和离愁

在春节交织在一起。从目送亲人离开的那刻开始，一个个家庭又开始了新一年的盼归团聚。

“现在拼命干活就是为了返乡发展”

刚满40岁的四川金堂县农民王德俊，第一次外出务工时只有17岁。当年他从人群的缝隙中挤上绿皮火车，到了东莞。

20世纪末，大量农民像王德俊一样，怀揣梦想远离家乡，奔赴各地务工。条件所限，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父母，不得不将年幼的孩子托付给老人或亲戚。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乡村也产生了周期性的离愁别绪。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翟琨说，世界上短期内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中国春运，承载的不仅是旅客，也承载着亿万家庭的聚散离合和人们的情感。一张火车票，一头连着远

方，一头连着故乡，一头系着奋斗希望，一头系着温暖幸福。

元宵节前，王德俊像往年一样，离家奔赴广东。远隔千里，想念孩子时，他和妻子会翻出儿子的照片，说着小家伙的变化和趣事，消解心中的苦闷。

“你看，那时么儿还穿着开裆裤，现在上小学啦。”王德俊说，一直在心中的返乡计划逐渐清晰：学到技术和经验后回到金堂老家，依托成都市场，开一个乡村批发店。“在家乡创业需要资金、技术和经验，我现在拼命干活就是为了返乡发展。”他说。

迈向远方，最终目标是为了离家更近。支撑打工者们远行的动力，是早日回到子女身边陪伴他们成长，留给孩子的不再是春节回家后又匆匆离去的背影，或是电话里的叮嘱、唠叨。

“未来中国乡村，离愁别绪不再漫长”

今年春节后，杨四军没再外出务工，而是忙着和驻村第一书记沈浩商量晚熟柑橘的种植计划。之所以选择留下来，是安岳县卧佛镇凤凤村开始发展集体经济，也能更好照顾孩子，“这段时间感觉娃娃变化很大，以前内向敏感，见到熟人就低头走到一边去，如今还主动跟人开起了玩笑。”

如今，返乡就业创业的农民并不鲜见。四川宜宾市筠连县腾达镇春凤村，曾是一个石漠化穷山村。近年，依靠种植李子、花卉、茶叶，不仅解决了本村村民就业难题，也吸引了周边乡镇村民前来务工。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晏家坝村有1700多人，原来有600多人外出务工，如今超过一半的人回到家乡，种草莓、栽葡萄、搞养殖、办农家乐。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保和镇晏家坝村党支部书记查玉春说，2015年村里有18名留守儿童，如今只有2名。“随着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村民们对在家乡创业就业的信心大幅增加。”

数据印证着这种变化。以四川为例，2017年新增返乡创业农民工5.24万人，新增返乡创办企业1.7万个，实现总产值115.8亿元，吸纳就业21.2万人。

翟琨说，未来的中国乡村，每逢春节那苦涩的离愁别绪将渐渐消散。